



多行夜路必遇鬼？

我从县城回家的路有三条。第一条是泥沙大路，这是一条乡间公路，可以坐公共汽车先到白宫墟镇，再从白宫步行八里路到家。公共汽车是靠燃烧木炭和木柴发动的，在车旁边有个一人多高的圆筒式的铁炉，里面塞满了木柴和木炭。有时候汽车走着走着开不动了，司机就下车忙起来，又是加木炭，又是摇动鼓风机。我想，可能是因为热力不足，所以才走不动了。碰到这种情况，汽车要在路上停好久。而且车票也挺贵的，不敢常乘车回家。

第二条路是水路，可以乘坐有蓬的木船，比乘车要便宜多了。但坐船只能到西阳圩镇码头，从码头到家，还有十八里地呢。虽然坐船花钱不多，但也要花钱。

但第三条路就是山路了。这比行大路近一些。每次回家，往返要步行七十多华里，虽然辛苦点，但只要能回到自己的家，能见到阿婆，再累我也很喜欢。

一个星期六，我和阿英决定不回家了，可以利用星期日多读点书。我们下课回到住处，准备煮点



粥吃。竞权姐四个同学都回家了，这里只剩下我和阿英，显得十分冷清。米还没有落锅，我就坐立不安了，向窗外望去，眼见对面的太阳，离山顶只有三尺高了。这时，阿婆也该从田里回来了，大概正在烧火煮饭，在喂头牲（禽畜的总称）。我真想回家见阿婆阿！回到家，晚上还可以和阿婆一起睡目（睡觉）。我想到这，改变了主意，决定回家。

我对阿英说：“我们还是回家好么？”

“好呀，我也想回家了。”看来她也很想家。

我说：“那咱们就走吧！又问：那带不带上书和本子呢？”

“什么都别带了，都这么晚了，明天还要赶回来呢。”

说走就走。我们锁好房门，急匆匆地去找阿明姑，向她打个招呼。

明姑听说我们要走，就劝阻道：“都这么晚了还回去，最好还是不要走了。要走，等到下星期六早点走。”

阿明姑不放心我们，但见我们急切的样子，便嘱咐说：“路上可要多加点小心啊，行（走）快点。”

我们决定走细路（小路）回家。出了大门，一



边走，一边看着快落山的日头，心里十分舒畅，一点也不发愁山多路远。

天边漂浮着一片片的红色的彩霞，那彩霞四周的云层很好看，不断地变换着。一会儿像是到溪角的村落，一会儿像是村里的稻田，一会儿又像鲤溪在弯弯曲曲地流淌着……

我一想到晚上就能见到阿婆了，想到和阿婆睡在一张床上，想到明天早起又能跟着阿婆下菜园摘菜，不由得笑了。

我和阿英一边行路，一边讲东讲西，我俩沿着梅江北岸的芹菜洋、胡鳅坑、申坑的山间小路。有时上岗，有时下岌（较低矮的山），有时迈过“石跳”。（在溪水很浅但水面宽阔的地方有石跳，十多块比较平坦的石块，从溪这边铺到溪那边，人们过溪时就踩着这些刚刚露出水面的石块跳过去）。路边的山坡上长满了花草树木，还有许多可以吃的野果子。

阿英快步地走在我的前面，不时地回头看看我，见我不停地采摘野果，便催促说：“你看，太阳都快落山了，等一下还要过渡船呢，再晚了，怕就赶不上了。”

听她一说，再看她脸上那副紧张的样子，我感



到问题严重了，也不敢继续采野果了，急忙紧紧跟上她。心里想，哎呀，这么多这么好的野果采不了了，多可惜呀！

我们两个人并排走着，就像比赛一样，越走越快，到后来几乎跑起来了。心里真怕赶不上渡船，没有渡船就过不了河。要是那样就麻烦了，上不着村，下不着店，进退两难。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了，一心一意地赶路，只听见脚底下沙沙地响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河边，远远看见了停靠在岸边的渡船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放下心来。

渡船停泊在水中，在船和河岸中间搭着一条长长的木跳板。撑船阿公站在船头，手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，他还是那个样子，穿一件中式上衣，纽扣是布条结的，下身穿一条宽腰身的黑色的布裤子，裤脚挽起在膝盖下一点。他已经看见我们了，笑眯眯的。撑船阿公待人和气，是位慈祥的老阿公，他特别对老人小孩，挑着担子的人，有病的人格外照顾，总是牵扶着他们上船。人们都尊敬地称呼他阿公。

“阿公，我们要搭你的船去西阳圩镇。”我还没有走到他跟前就打招呼他。

阿公笑嘻嘻地看着我们，关心地问：“你们两



个人这么晚了，上哪里去呀？”

我和阿英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回自己家。”

“家在哪里？”

“在白宫下。”

“你们的运气好啊，多亏我刚才食（抽）了一袋烟，这才没有走。下次，你们出门可要早一点啊！”

“您说的是，我们起身晚了。多谢阿公。”说着，我和阿英一前一后踩着木板上了船，两人并排着坐在船里的横木上。这横木，有三排，每排都可坐三个人。

“你们坐稳了。”

阿公说罢，收起上船用的木板，拿起长长的竹竿，把削尖了的那头插在河底，把镶着一节木托的另一头顶在肩上，弯着腰，从船头沿着船唇撑向船尾，再直起腰拔起长竹竿又回到船头，船慢慢地向对岸驶去。四周静悄悄的，只听见阿公吱吱扭扭撑船的声音和船头拍打水面“扑扑”的响声。

船很快来到对面西阳镇的码头，阿公搭上了下船用的长木板，我们上了岸。“多谢阿公！多谢阿公！”我和阿英一再向阿公表感谢。阿公催促我们说：“你们快点走吧，还有好多路要赶呢！”我们



不敢停留，急匆匆地继续赶路。

上了车路（公路），天上看不见星星和月亮，周围漆黑一片，路也看不清。好在路熟，凭着记忆往前面摸索。走着走着，我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要是有一个灯笼多好啊！”

阿英在一旁搭话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去哪里找灯笼？”听她的语气，她也正在发愁呢。

我用过的灯笼是长长的椭圆形的，竹篾编织而成，灯笼的外面糊有一层油纸，底座是一片薄薄的圆木板，木板上有颗铁钉，钉子尖朝上，用来插蜡烛。灯笼上方有个透气的圆孔，还有铁制的提手。灯笼可以用手提着，也可以挂起来。晚上走夜路，点上灯笼，亮堂堂的，把路照得可清楚呢。

我心里盘算着，从西阳圩镇到阿英家还有十里路，到我家还有十八里路呢，前面的路又不好走。有石头小路，高低不平的；还有荒废了的泥砂路，长满了杂草；还有四座桥要过。没有灯行夜路，怎么回去呀。想着想着，忽然想起我姑父的哥哥一家就在西阳镇上开米店，叫“黄泰来”米店，就在镇子里。西阳镇有一个叫做墟坪的地方，在墟坪的周围有很多小店铺。“黄泰来”米店就在离墟坪不远的一个街巷里。



我对阿英说：“我们去‘黄泰来’借个灯笼好吗？”

阿英一听高兴起来：“好呀，不知道人家有没有灯笼？如果有，人家肯不肯借给我们呢？”

我说：“不去怎么知道？去看看再说。”我们两个摸黑找到了墟坪，走进一个巷子，过了一间铺又一间店，凭着记忆，拐弯抹角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了“黄泰来”米店。我摸着门上的门环，壮着胆子鼓门。巷子里面很黑，也很静。“嘭！嘭！嘭！”的敲门声响声很大，传得很远，我生怕惊动了周围的人家。好在不大会儿，便听到里面有人走过来了，从门缝里可以看见越来越近的灯光。

“是谁呀？”门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是我，我是阿莉！”我一听就知道是伯姆，她是我姑姑的嫂子。伯姆拉开了店门的两个木栓，开了门。她左手拿着一盏洋油灯，灯罩是玻璃的，十分明亮。这位伯姆约有四十岁的年纪，瘦长的脸面，白白净净的，常常有病。她丈夫身强力壮，圆方脸，挺会做生意，我叫他大伯。伯姆和大伯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，一家人都住在米店里。伯姆是从山乡嫁来的，是华侨眷属，待人和气，喜欢穿一身黑色的衫裤，身前系一条黑色的围裙。我没有见



洋油灯（煤油灯）



汽灯。使用时打开红盖，往里打气。

她打过赤脚，人家说她是常年穿鞋着袜的人，从不干农活，比乡下的妇女的穿着讲究一些，斯文一些。她只料理丈夫和儿女们的家务，洗裙汤衫。一日三餐的饭菜都由店里的伙计做。她不干重活，可是总爱生病。

伯姆一见是我，又惊又喜，忙让我们进屋，把门关好。进到屋里，让我们坐下，问：“你们两个人怎么这么晚才来？有什么事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们临时决定回家，起身晚了，没有想到天暗得这么早。”伯姆看看我又看看阿英，说：“这么晚了，今天晚上就住在我这里，天光日（明日）早点起来，吃了早饭再回去。”

阿英生怕留下，赶忙说：“从这里到我家只有十里路了，又是走大路，一下就到家了。”伯姆还



是不放心，说道：“阿莉的家太远了，我这里又么（没有）人送你们，阿莉回到家就半夜了，还是住下吧。”

伯姆瘦长的脸上看上去很为难的样子，我赶紧说：“伯姆，能不能借一盏灯笼给我们，这样行夜路就不怕了。”

伯姆见我们执意要走，就没有再挽留，说“好吧，我上楼给你拿船灯去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伯姆手提船灯，从楼上下来了。她把灯交给我并嘱咐说：“路上要拿好船灯，不要打开，不要把洋油洒出来了，拿平就可以了。你们路上可要小心呢！”

一见到船灯，我喜出望外。原来只想借个竹灯笼，没想到竟借到了一盏船灯。船灯比灯笼可亮多了。

这船灯，我坐船的时候曾经见过，吊在船桅杆上，不怕风吹也不怕雨打。那是在好多年以前，乘船下西阳时，我第一次见到船灯。阿婆见我总是眼盯着挂在船篷上的灯，便说：“真是山嬷子（山里的女人），从未见过这样的灯，那叫船灯，这个灯啊，不



锡制酒壶和老书桌。



怕风吹雨打，又光（光亮），行船人家常用它。”

我接过那船灯，仔细地看了一眼。金属的灯座里装着洋油（炆油），座底是平的，很好安放。玻璃的灯罩外面，有几根环形的粗铁丝围绕着，保护灯罩。

我和阿英转身就走，刚走出大门，又听到伯姆跟在后面唠叨着：“两个细妹子人（小女孩），死都不肯在我家睡一晚，天又这么黑，路又不好走，一个要行十里路，一个要行十八里，路面上有砂石又有杂草，万一出点事，可怎么好！”

我听了，只好安慰她：“请伯姆放心，我们会小心的，多谢伯姆！十分对不起，这么晚了还来打扰，请你把门关上吧！”

伯姆一边关门，一边还在唠叨个不停。可能是她觉得，我不在她家留宿，让她很没有面子。但她确实也在为我们担心。

出了大门，我左手挽着阿英的手，右手提着船灯，快步地走出小巷。

阿英很高兴地说：“这下可好了，看得见路了。咱们走的快一点，到家里就好了。等天光日，下昼（下午）我在家等你，我们两个人再一同回梅县。”



我说：“好。要带的菜，你早些准备好，我一到你家，咱们就走。这次咱们一定要早点出门。”

“回到家，我阿爸姆姆（父母）一定会骂死我的。”阿英有点担心地说。我知道她的父母对她的管教比较严厉。

“反正回都回来了，那有什么好怕的。”我回了她一句。

越走感觉离家越近了，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欢喜。眼看就快到白宫圩镇了，阿英的家就在圩镇旁边，叫阁公岭。

墟日（集日）熙熙攘攘的白宫镇现在却暗摸摸的（黑黑的），么声么气（没声没气），一片寂静，偶尔听见远处几声狗叫，还有田头和鱼塘里的拐子（青蛙）呱呱呱的叫声。不一会儿，我们便来到阿英的家门前。阿英的阿姆听见敲门声，出来开门，一见我们，先是愣住了，瞪着两只大眼睛很惊讶地问：“就你们两个人回来？”

阿英小声地答应说：“是。”

果然，不出阿英所料，她阿姆生起气来：“这么晚回来做脉个（什么）！真唔（不）懂事，细妹子敢行这么远的夜路！”

我们进了屋，林伯姆命令我们：“快点洗面



（脸）洗脚，食（吃）点东西去睡目（睡觉），阿莉天光日（明日）回去。”不由分说，她便去厨房准备做饭了。我紧跟着她走进厨房，着急地说：

“伯姆，我今天晚上要回家去，明日下午我回来，和阿英回学校去。”

林伯姆回过身子，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说：“你一个人怎么回去？”

“有船灯照路，只有七、八里路了，行得快一点，一会儿就到家了。”

林伯姆问：“你一定要回去？”

我执意地说：“是。”

林伯姆见我一定要走便说：“那就叫阿英的妹妹英子陪你回去吧！”

我认识英子，她比我小两三岁，个子不高，很懂事，也很精干。她是林伯姆的养女。

林伯姆带我走进阿英住的房间，把英子从睡梦中叫醒。英子从床上爬起来，擦擦眼睛，看着我。她身穿花衫花裤，右边开襟，布扣子。林伯姆对英子说：“你送阿莉姐回家，天光上昼（明天上午）转来（回来）。”英子听了点点头，看样子，她很愿意陪我回家。

我提着船灯，带着英子往回家的路上走去。英



子拉着我的手，紧挨着我。一会儿，英子低言细语（轻声细语）地对我说：“莉姐，你和我姐姐真好大胆子啊。要是我就不敢行这么远的夜路。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遇到鬼。”英子说着，和我靠得更紧了。

我很想知道英子都知道些什么鬼，便问：“有什么鬼。”

英子就数起来：“什么鬼都有啊，有吊颈鬼，阴鬼，打靶鬼，冤死鬼……还有瘟鬼！那吊颈鬼的舌头伸出很长很长的。”

我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没有看见死了人做斋子的时候，壁上挂的长长的图上就有各种各样的鬼啊！”阿英说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发颤，把我拉得更紧了。

她说的我也有点害怕，问她：“你见过什么鬼？”

阿英颤颤地说：“我什么鬼都没有见过，但是大人都说有鬼呢！”

为了壮胆，我停下脚步，把船灯扭亮了一点说：“没有看到鬼，就不要害怕。”英子听了，没吭声。我又说：“我外婆就不信神，也不信鬼，不烧香，也不烧纸宝，她什么都不怕！”



阿英问：“是真的么？”

我肯定地回答：“真的。我外婆说了，脉个（什么）神明，脉个仙姑，脉个算命先生，脉个和尚，脉个斋嬷（尼姑），都是骗人的。根本就没有鬼神。”

我说着说着，感到英子拉着我的手放松了一些。我虽然嘴里这样说，可心里还有点怕。想起几年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。

我的叔伯嫂子结婚第二年生下一个男孩，孩子是鲤溪村姓钟的一个伯婆接生的。过了几天，这个男婴抽风死了，嫂嫂便把死孩子放进畚箕（簸箕）里，放在沤粪间，请了村里一位阙阿伯拿到山上埋了。

阙阿伯名叫阙阿阳，是阙屋人。阙姓在鲤溪村是小姓，只有几家人，屋子也小。阿阳伯家的房前房后有几棵果树，果子熟了拿来卖钱。我到阿阳伯那里买过枣子。我去的时候，一手提个篮子，一手攥着几个铜板（铜钱），见到阿阳伯，把钱给他。他就拿来一根长长的竹竿，在枣树上打几下，枣子就落下来了。这时，阿阳伯会说：“你可以拣着吃。”我一边吃着枣子，一边看着他把地上的枣子拾起来，放到秤上去秤，秤好了倒进我的篮子里，



剩下的他拿走。阙阿伯生活很贫苦，种点地维持生活，埋死人是他的副业。村里村外的人家死了孩子，都请他拿去掩埋，给他一点钱。只要一叫他，他就会背着一把锄头来了。大约又过了一年多，嫂嫂又生了一个男孩，还是钟伯婆接生的，也抽风死了，也放在沤粪间里，准备第二天让老阿伯拿到山上去埋。我的一个叔伯哥哥放学回家，从粪间门口走过，听见里面传出来小孩的哭声，吓得他跑回家，告诉他阿姆说：“粪间里的死孩子翻生（活了），还在哭呢！”

他的阿姆说：“瞎说！孩子都死了好几天了，哪里还会哭呀。”

“我明明听见孩子的哭声，不信你去听听！”

“傻瓜！你可能听到鬼在叫呢！”

阿哥问：“什么鬼？”

他阿姆告诉他说：“刚刚出生几天的小孩死了，到了阴间，就变成了锁鬼。”

我听说了这件事，从此脑子里又多了一个鬼的印象，生下几天就死了的孩子会变成“锁鬼”。想到这里，心里很害怕，仿佛隐约听到了从粪间传出来的孩子的哭声，不敢再跟小英子说什么了。

走到溪边，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小锦文的死。



锦文是老屋坤叔公的儿子。坤叔公原先在印尼经商，老了以后带着家眷回到家乡，分别住在老屋下光裕楼和重庆楼。坤叔婆经常下田干活，坤叔公也帮着做点家务。后来，坤叔公娶了个小老婆，又生了一个儿子，叫锦文。别看他小，我还得叫他叔呢。锦文很受叔公的宠爱。

锦文三岁时，有天下午将近黄昏时，突然不见了。坤叔公大声喊着，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找，又跑到河边去找，没有找到。这下惊动了到溪角的人，大家都放下手里的活，满村子找，找到天黑还是没有找到。大家聚在光裕楼的大门口，议论着说是不是叫人拐骗走了。正在七嘴八舌地说着，有一个孩子说，他下午曾经看见阿锦在屎窖（厕所）门前的巷子里捉拐子（青蛙）呢。大家一听赶快去各家的屎窖里去寻找，哪里都找过了，就是没有想到屎窖。最后，大家终于在炎叔婆的屎窖里找到了阿锦。屎窖像个小池塘，有一人多深，阿锦已经漂浮起来了。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阿锦捞上来，在禾坪（晒谷场）上放一只瓮，有人把点着火的“竹精”（照明用的干竹梗）放入瓮里，把阿锦面朝下地爬放在瓮上，想让他把喝进去的尿水吐出来，给他烧暖身子。抢救了很久，阿锦没有活过来。坤叔公和



他的小老婆，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！第二天，又请来了阙阿伯。阙阿伯说孩子大了，不能放在畚箕（簸箕）里拿去埋，要搞个小棺材。家里人就用木板钉了一个长方形的木匣子，给阙阿伯拿去埋了。

坤叔公老来丧子，事情过去很久了，每当见了亲人提起这件事，就会“出目汁”（流眼泪），有时还会放声哭诉。大人们都说，阿锦是被“水鬼”拖进粪池里浸死的，都说溪边也有水鬼。想到这里，我真怕从溪里钻出一个水鬼来，皮肤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，不敢再往下想了，赶紧拉上小英子走。

我们很快就走到鲤溪村口，加快脚步走过了王屋桥，已经隐隐约约地看得见半山上的集成楼了。来到老屋下，小英子突然说：“你听见吗？有和尚念经的声音，还有伴唱的锣鼓声呢，谁家死了人了？”我仔细一听，果然声音是从集成楼传过来了。谁死了呢？我心里七上八下的。

我赶紧过了木桥往家里走，爬上十多个台阶，过了斗方门（院子的小门），走进大门，往里一看，屋里正厅真有许多和尚在做斋子。一边念经，一边敲打着锣鼓。厅里正中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大的灵屋。灵屋里放着一张很大的阿彩伯的照片。我



心里明白了，原来是阿彩伯“过身”（去世）了。

阿彩伯十几年前从印尼回到家乡，和老婆儿子在乡下生活。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阿彩伯姆劳作。彩伯姆很能干，农闲时，也要七早八早起床，去很远的山里挑担子，赚点钱养家。她常常是空心肚（饿着肚子）去挑担，挑回担子才做点早饭吃，么好食（没好吃），么好着（没好穿），十分辛苦。好在她身体壮实又很能吃苦。

阿婆站在天井边看见我回来了，身边还带着一个细妹子，忙走过来，接过我提着的船灯，又生气又心疼地对我说：“你发癲（发疯）了，三更半夜回家来，做什么？细妹子人，这么大胆，出了事你说怎么办？”又用手指着阿英子问：“她是谁？”

我说：“英子，她是阿英的妹妹，是林伯姆让她陪我回来的。”

阿婆笑着对英子说：“真辛苦你了，害你一夜都么目睡（没有睡觉）。又走了那么远的路。真难为你了。这么小的人，这么能干，林伯姆真有本事，教出这么好的女儿。”

英子听了阿婆的夸奖，很高兴，连忙说：“我不辛苦，没有什么。”

阿婆带我们去了枕头屋，忙着煮了两碗米粉，



粉里还有几块鸡肉，让我和英子吃。这时我才感到肚子饿了。阿婆自己不吃，坐在饭桌一边，见我们吃得很香的样子，便笑着说：“没有吃晚饭，又走了三十八里山路，一定饿了，也累了。老古言语说了，‘行（走）得夜路多，必有遇鬼时。’看看以后你还敢么？好在路上没有碰见贼，如果遇到烂仔（无赖），怎么得了！”

我低头吃着，听她说话的口气，似乎对我敢行夜路还有几分称赞。阿婆又说：“等一下，阿莉去彩伯灵前点三支香，行个礼，看一下和尚做斋子，两个人早点睡目（睡觉）。”

吃完米粉点心，我和英子各自提着一洋铁桶热水去洗澡。洗好之后去楼下大厅里看和尚做斋子。

按照阿婆的交代，我来到彩伯灵前，从灵前的桌子上拿了三根香，在蜡烛上点燃了，双手拿着这几支香面对灵前阿彩伯的遗像，鞠了三个躬，然后把香插在灵前的香炉里。

英子紧跟着我，细声细气地对我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大厅两边的墙壁上吊着的画，画上有这么多的大鬼、小鬼。到了阴间，有的被掇在刀山上了，有的被丢到油锅里了，有的被挤在石磨里磨。你看，还有的把人倒过来用锯来锯，锯成两半了。唉



呀，真叫人害怕呀。”

我怕英子被吓坏了，赶紧对她说：“你别老看它了，那些不都是人画的嘛。”我一边对英子说着，一边拉着英子往厅外走，上了楼，搬来一张长长的木凳，两个人坐在凳子上，胳膊靠在栏杆上，观看楼下大厅里的和尚做斋子，就像看戏一样。

只见彩保姆坐在大厅靠边的一条凳子上，身穿白土布做的孝服，板着个脸，一脸愁闷的样子。

看了一会儿，我和英子就已经觉得很累了，便去阿婆床上睡了。感觉还没有睡多久，就听见阿婆叫我的声音：“日头（太阳）都出来了，好起床了！”我睁眼一看，阿婆正挽着蚊帐，笑眯眯地看着我。

我真想再睡一会儿，但想到下昼（下午）还要回学校，就赶紧爬起来了。这时，阿婆已经出了房门，只听见阿婆腰里挂着的那串钥匙叮叮当当的声音。

早饭除了稀粥、番薯、芋头和咸菜，还有一点做斋用的贡品，煎板子、煎豆腐、炸粉条，很好吃。阿婆做的饭我都喜欢吃，觉得格外香。

吃完早饭，英子急着要回家去，我叫她下午跟我一同回去，她说要赶紧回去帮她妈干活呢。



我问她：“你一个人回去识路么？”

她说：“我跟阿姆去山里挑石炭 炆炭的时候，曾经走过这条路，你家在半山上的这个大屋，是鲤溪边上最大的屋了，很好辨认。从这里到我家一路上很少岔路，不会行差路（走错路）的，你放心吧。”我送走了小英子，在菜园子里找到了阿婆。她光着脚正在那里摘青菜，已经摘了半篮子的菜。她见我来了，便说：“给你带上这些菜够吗？你再去粪间采点菌子（草蘑菇）带上。”

作为粪间的小屋子，泥土地，后边间堆了一大堆禾草，经常往上面泼上些粪尿水，沤得黑乎乎的。粪草堆上和前半间的泥土地面上，常常会生出很多菌子，先是长出长长的椭圆形的骨朵，很快就长高了，伞也打开了，大的有两个手掌那么大。

我走进粪间一看，真高兴啊！菌子长得很茂盛，没有张开的骨朵很多，也有不少打开来伞的。我采摘了半篮子，准备自己带一些，再给阿婆留一些。阿婆喜欢用菌子煮汤吃。

时间在家里过得真快，已经到了下午三点钟了。阿婆催促我快点走，说再不走又晚了。我这才赶紧提着一袋蔬菜走了，生怕再行夜路，走得很快，不久便望见了阿英的家。远远的就看见阿英已



经站在自家的大门口等我呢。

我招呼阿英说：“我不进你家了，快走吧！”

阿英说：“好，你等一下。”就转身跑回家，很快提了一袋东西出来了。看样子她早就着急回去了。

我问：“你提的是什么？”

“有青菜，有咸菜，你呢？”

“我带的是青菜和菌子。”

“我也有菌子。”

在路上走着走着，阿英突然问我怎么没有带上船灯？路过西阳镇的时候好还给人家。

我告诉她，阿婆说了，她会代我们还给人家的。我想，阿婆自己去还灯，一是怕我路上耽误时间，也是为了向人家表示感谢。

我们俩照着昨晚来的山路往回走，路上又看见路边山坡上的各种各样的野果了。这次我们有时间停下来采摘了。我和阿英边走边顺手摘了一些，一边摘，一边吃。主要吃当梨子。我看见阿英的嘴唇因为吃野果染成了紫色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笑得阿英莫名其妙。

阿英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我指着她的嘴说：“你变成一个乌嘴狗了。”



“你自己也是乌嘴狗呀！”

我们俩面面相觑笑了起来。

太阳很快就要落山了，抬头看看，那红红的日头已不再那么耀眼了。我们不敢逗留的太久，也无心去观赏山间的景色。深山里有许多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，比我们村子里的前山和后山的都好看。

阿英走着对我说：“上昼（上午）英子妹从你家回来，说昨天晚上你们回到家，你阿婆没有骂你，只是唠叨了几句，夸奖了她。看来英子很羡慕你有一个这么好的阿婆。英子还说，你阿婆给她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还看了和尚做斋子，还说你阿婆是一位性情好，和气可亲的老人家。”

说着说着，我们已经转出了山头（山的尽头），前面豁然开朗，远处是一片一片的房屋，那就是梅县城郊、县城了。